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封闭且又与世隔绝的孤岛上，

横舟 著

哥仨共有一个女人。

变革大潮袭来，

人们却逐渐步入了民营企业的困惑与乡村经济的死相同。

于是，美好与罪恶都在爱恨情仇中淋漓尽致地展开了……

无神庙的女人



无神庙的女人

横
舟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神庙的女人/横舟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039 - 4400 - 0

I. 无… II. 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0340 号

无神庙的女人

著 者 横 舟

责任编辑 周进生

装帧设计 刘玲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400 - 0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1	引子
22	第一章 入狱
38	第二章 怀孕的危机
54	第三章 二水出走
69	第四章 三水出狱
86	第五章 青皮爷
105	第六章 二水回来了
120	第七章 男孩儿继祖
139	第八章 春芽的烦心事
156	第九章 瞎妈的遗嘱
174	第十章 破庙新装，还挺旺盛
193	第十一章 土地庙开发公司
210	第十二章 春芽要嫁青皮爷
229	第十三章 婚礼

这座破庙，穷得连一尊神像都没有，
只是一群叫花子在装神弄鬼。

——题记

引子

1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上饭。在华北地区的白沙河岸边，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坐落在白沙河岸边的白沙湾村，原本是个富裕之乡，可是由于天灾人祸的降临，如今也变成了饥饿之村。家家没有粮吃，户户揭不开锅。地里的野菜早就被拔净，不要说是树叶，就是树皮也被剥得精光。吃榆树皮吃得大家都拉不出屎来，什么食物也没吃，肚子倒胀得鼓鼓的。大人是一脸的菜色，孩子们骨瘦如柴的顶个大脑壳。全村听不见鸡狗的叫声，连大声说话的人也没有。

中午的时候，村里的街上来了两个要饭的，是一对母女。村里人说是从白沙滩上的河神庙里出来的。这河神庙是一座空庙，就剩下几间破房子还能挡挡风雨了，如今里面住了几个要饭的叫花子。连饿再累母亲已经奄奄一息，女儿十三四岁，见母亲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她跪在地上哭，求乡亲们给口饭吃，救救母亲。村里有个淘气小子叫青皮，在拿她们母女逗着玩，要那女孩儿嫁给他，被路过的村长给骂跑了。村里的人也不富裕，大家都是挨饿度日。当一个乡亲端来半碗榆树皮粥

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没气了。人死了，不能在街上放着呀，村长带着村里的人帮那女孩儿把母亲的尸体拉到村外面埋了。回来后，看着这个半大女孩儿，望着她那泪汪汪的大眼睛，村长心里可犯了难，这孩子怎么安置呢？女孩儿求乡亲们收下她，只要给口饭吃，干什么都行。可乡亲们家家都揭不开锅，谁家里现在也养不起一个白吃饭的呀。这青皮倒是不在乎，非要他妈把这女孩儿带回去，被他妈骂了一顿。但他的眼睛始终在那女孩儿的身上转，女孩儿也向他投去温和企盼的目光。

正在村长为难的时候，一个瘸老汉走过来，他左右、前后地看了看那女孩儿，就把她领走了，这下可给村长解了围。瘸老汉的条件是要她照顾自己有病的儿子，并给儿子做媳妇。姑娘只要有口饭吃干什么都行，就答应下来。青皮见姑娘跟瘸老汉走了，心里有所不甘地一直望着那个姑娘。那个姑娘也在回头望他，眼睛里充满了哀怨，可是谁也无法逾越饥饿和贫困这条鸿沟。

村里人都管这瘸老汉叫魏瘸子，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他和同村的牛德旺一起被鬼子拉去修路，把他们一群人都押上了卡车。半道上，牛德旺跳车逃跑了，他没跑了。后来给鬼子修工事，土方塌方，把腿给砸伤了。人拉回来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是乡亲们把他给救活的，可是一条腿算是废了。后来乡亲们和他玩笑，叫他二鬼子，意思是让他永远记住这码事，于是在村里就落下个二狗子的浑名。媳妇去世的早，留下个儿子半条命。人长得像个大烟鬼，村里人又玩笑说他爹给日本人干事时，一准是抽大烟来着，要不怎么生个大烟鬼呢？但不管怎么说，魏瘸子在村里的人缘不错，大家都尊重他。可这年头儿吃不上喝不上的，尊重管什么用呀？

魏瘸子的儿子今年十六岁，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今天魏老汉在街上眼看了这对母女的悲惨境遇，心里一活动，就把这女孩儿领回家了。瘸老汉为了延续魏家的香火，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那本事，

可也要强努一下。为了让儿子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为延续魏家的香火，也为了这女孩儿能活命……自己不花一分钱，儿媳妇就进门了。这就是魏老汉心里打得精明算盘，难怪人说瘸子心里三把刀。

这女孩儿叫春芽，是个灵巧孩子。跟着魏老汉回到家，举目观望，虽然寒窑似的屋子，可那时家家户户都这样，更何况自己连这样的寒窑也住不上呢，心里倒也坦然。瘸老汉给她打好一盆水让她洗脸。她一洗完脸，露出个漂亮脸蛋儿，把个早娃喜欢得不得了。魏老汉又把自己老伴以前穿的衣服找出来给她换上，当天晚上魏老汉就给他们办了喜事。尽管春芽年幼不更事，可还是被魏老汉推进了早娃的屋里，她的脸上挂满了羞红。

谁想一入洞房，早娃就像傻子一样地看着她。春芽坐在炕沿儿上，一直坐到很晚，可炕上躺着的男人只是用眼睛看着她，一动也不动。春芽只好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准备睡觉。突然，她感觉躺在炕上的人在抖动。她用眼睛的余光看了一眼，见他浑身抽得变成一个球儿，而且还口吐白沫，是癫痫病犯了。把春芽吓得衣服都顾不上穿，从屋里连喊带叫地跑出来。瘸老汉一瘸一拐地来到新房里，赶紧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下来给春芽披在身上，又把儿子从抽搐中救过来。然后又教给春芽按摩的方法，让她按照方法给他的男人按摩。这新婚之夜一直折腾到天亮，春芽的两只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才趴在床上睡了。上午醒过来的时候，她发觉早娃的手在她的脸上抚摸着，他在看着她笑，嘴角流着口水。从此后，春芽每天都照顾着这个半条命的人，而这个人只是她名义上的丈夫。她在这两个男人的家里，也就算是安顿下来了。

村外后面就是白沙河，过了河的对岸是一片沙滩，叫白沙滩，远看一片白茫茫。白茫茫的白沙滩上面，坐落着一座河神庙，说是河神庙，其实就是几间破房子，里面的神像早就被连年累月的战争给捣毁了。解放后，政府由于不提倡封建迷信，也没有来得及修复。如今里面住着

三个半大小子和一个瞎妈，这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牛德旺留下的遗孀和他的三个儿子。这瞎妈虽家境贫寒，过的是吃不上喝不上的日子，可带着的这三个儿子，是个顶个的水葱似的。他们正是青春年少时候，风华正茂之龄，要不是赶上荒年，说不定老大或老二已经给瞎妈抱上孙子了。

三个小伙子的父亲叫牛德旺。这牛德旺年轻时本来说了个临村的媳妇，挺俊俏的一个姑娘。穷人有穷人的欢乐，也没花什么钱，就把她娶进家来了。在他们结婚那天，晚上还没有入洞房，日本人就来了。当晚，新媳妇被小日本给祸害死了。牛德旺悲愤难当，要找小日本去拼命，被赶来的乡亲们拦下。可谁知道一个日本军官当记者的妹妹知道这事后，就主动上门来，要为日本军人的暴行赎罪，非要嫁给牛德旺不可。牛德旺正在火头儿上，为了报复日本人，就把这女人给睡了，事后他说什么也不要这女人。哪承想，这女人死活就是不肯走，还接二连三地给他生了三个儿子。牛德旺见她对自己如此忠心不二，过来时又是个黄花闺女，就把她认下了。日本人投降那年，牛德旺带着八路军接收日伪军投降的时候，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用瞎妈的话说：你爹他死得冤呀。扔下了三个孩子，那时三水才两个月大，大水他妈为此事哭瞎了眼睛，但她还是咬着牙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而由此也在村里成为人所共知的瞎妈。因为她的日本名字山本美惠子太长，村里的人记不住，就都叫她瞎妈。

由于这瞎妈的死鬼丈夫和瘸老汉有交情，所以两家来往密切。瘸老汉拉扯个病儿子，瞎妈总是让三个儿子前去照应。自从把春芽娶进门后，这三个小子来得更勤了。一来二去的，这三个儿子很让春芽惹眼。三个儿子叫大水、二水、三水，每次春芽看见他们都脸上发热得心里乱跳。不由自主的血液就往上涌，好像在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春芽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由于牛德旺是给八路军带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可他毕竟是死在

日本人的枪下。所以，土改的时候政府为照顾他们家的生活，答应给大水在城里安排工作，去城里的邮电局干邮递员，可这瞎妈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不愿意让大水去。政府又给他们家分了一座地主的宅院，让他们搬进去住，瞎妈还是不愿意住。因为他们家是政府照顾的对象，没办法，政府就让他们自己提个条件，好把工作做了。瞎妈思考了一阵后，提出来要村后面白沙滩上的那座残破不堪的河神庙。

这白沙滩方圆有百十来亩，是片连草都不长的盐碱白沙滩。它坐落在白沙河两个河岔交界的三角地方，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人在这里修了一座河神庙，这是一座连一尊神像都没有的破庙，只有几个叫花子在里面装神弄鬼，成年累月的根本没有人来朝拜。据说是由于这地方总发大水，拜河神根本不管事，乡亲们把河神的塑像给扔河里去了。也有别的说法，是打仗的时候，把神像给毁了。总之，目前这河神庙里，就剩下了几间破房子，还漏雨。院墙也是残破不堪。四周是一片白沙，荒无人烟，几百米以外就是白沙滩渡口，有一条破船可直接划到对岸的白沙湾村码头。

政府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提出每年的七月份，村里祭拜河神的时候，让他们配合一下乡亲们的活动。好以这名义给他们一些补贴，可这瞎妈是天生来的倔脾气，说什么也不要。但是条件政府却答应下来了，就是在每年乡亲们的祭拜河神活动期间，由他们家出人装扮成河神，给乡亲们提供一个烧香拜神的对象和场所。平时没有活动的时候，对这个场所进行管理，包括修缮和卫生打扫等。

三个儿子都是孝顺孩子，对于母亲所作的决定，谁也没有异议。于是，全家就搬上了白沙滩。并按照和政府达成的协议精神，每年配合乡亲们祭拜河神。由瞎妈装扮成河神，她的儿子们装扮成虾兵蟹将。瞎妈和她的儿子们就这样住进了河神庙。住进去后，他们又把父亲的墓修起来，从此过上了每天靠打捞白沙河里的鱼过活的日子。虽然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不如岸上的人，可自己独自生活，不招灾，不惹事，还

算省心。每天在河里打鱼，自己留下够吃的，剩下的拿到岸上去卖，还能赚回点油盐钱。说是给乡亲们提供拜神的条件，可自他们住进来后，除去来了几个以前在这里住的叫花子外，就是视察的领导，其他再也没有见人来拜河神。当然，领导来了他们是要装一装的，穿上道具服装，举行了事先排练好的仪式，给领导们看看。

这年发大水，政府考虑到这家人的安全问题，要他们搬到村里来住。可瞎妈说什么也不搬，抢险救灾的时候，她全家人都住到了船上。洪水退去后，瞎妈让三个儿子从岸上往白沙滩上用船运土，围着庙的院墙把地基垫起来，砍了河岸上的几棵树，又重新翻盖了几间厢房。之后，瞎妈让他们又继续用船从岸上运土，在庙的后面垫起一块地来，瞎妈让儿子在上面种起了庄稼、蔬菜……夏秋季节，收成也还不错。瞎妈见这倒是个好办法，就一连让三个儿子用船运了两年的土，在沙滩上垫起了几十亩地。就这样，他们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了几年，岸上的风云变幻、是是非非好多年来都与他们无关，也是由于母亲管得严，根本不让儿子掺和村里的事。用母亲的话说，村里的烦心事，你要是沾上，这辈子就别想再脱身。虽然村里经常有人找他们去开会，参加活动什么的，可都被瞎妈拦住了。破四旧的时候，其他的庙都被抄了，唯独他们的庙没有动，原因就是他们的庙里没有神像。以往供奉的神像都是他们真人装的。由于白沙滩总发大水，河神在这里没有什么威信，乡亲们对河神也不怎么相信，所以，烧香拜神的也就那么回事，不是很频繁，没给他们的生活形成什么负担。

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儿子都长大成人，三个塔似的小伙子长起来了，瞎妈的心里算踏实了些。白沙滩上的生活虽然是苦一些，可这日子还是能过的。庄户人家吃苦惯了，只要能活着就行。这么三个塔似的大小伙子，怎么也能把老娘养老送终呀。虽然日子苦，可用老娘的话说：安心。再说了，这几十亩地还养不活这几口人？

可这舒心日子没过几天，有件事情就把瞎妈的心给揪起来了。一

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大的衣服撕破了，露出了半个白屁股，被两个弟弟嘲笑着，瞎妈的心里突然一动，紧跟着她的心就揪起来了。这三个儿子都大了，马上面临的是要给他们娶媳妇。这荒郊野外，四处不挨的，哪儿去给他们找媳妇呀？一下瞎妈的心就紧了。从这以后，瞎妈就很少言语，平时也不再和儿子们说话、聊天了。晚上，有时候整夜的唉声叹气，睡不着觉。大水毕竟年纪长些，就注意到了母亲的这些变化，问了几次，母亲也没说。他还以为是母亲生病了，哪里知道当妈的心思呀。

一天，村长李全宽带着人到白沙滩的河神庙来视察，瞎妈把自己儿子的婚事和村长说了，要村长给帮帮忙。村长还真拿这事当回事，到村里一布置工作，谁想到，没有一个人家应承。因为吃得上饭吃不上饭的还好说，都怕沾上这日本人的关系，将来吃挂落儿。这下可让村长犯了难，但照顾他们牛家的后人，这是上面有政策的。可是，不管村长怎么解释，乡亲们就是不愿意沾这麻烦事。大家都说：饿死事小，弄出个出身问题来事大。结果这事就耽搁下来，村长又不好直接和瞎妈说具体的原因。

由于瘸老汉和大水父亲牛德旺是生前好友，两家有交情，再加上他的家里老弱病残，所以每次大水他们哥仨上岸的时候，瞎妈总是要照顾他们，给他们送一些吃的。这也是大水一家在岸上唯一的一个联系。春芽也是个生长发育很成熟的女孩儿，人长得又丰满多情。哥三个正值青春年少，比起那个病秧子丈夫来，自然在春芽的眼里是有位置的。这边的哥仨也都到了冲撞的年龄，自然的吸引力，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哥三个虽然嘴里不说，心里都在打着小九九。每次来魏家，都争先恐后的，这让瞎妈很觉得奇怪。而春芽这边，也是心里放了个事，每次三兄弟来，她的心就飘起来，显得很兴奋。如果几天没见到那三兄弟，她的神色就会不安，那双眼睛总是往门口张望，心里好像是有什么事似的。

但是，她对于旱娃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开始瘸老汉对春芽还不放心，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看到春芽还真细

心，他也就不在过问了。这旱娃也是，眼看着水汪汪的媳妇，就是上不了身，一想那事就犯病。急得他经常自己打自己嘴巴，心里暗暗地埋怨自己没福气。可是有一点，旱娃的病自从春芽来了后，是显得加重了。而且发病的频率也比以前高了。尽管春芽对他百依百顺，尽管春芽对他细心地照顾，都没有使他的身体康健起来。

由于病魔的折磨，由于他面对春芽的美貌，而自己不能占有，心里的不平衡，使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他的性情也越来越暴躁。有时候他把春芽的衣服扒光，不让她穿衣服，弄得瘸老汉几次都尴尬地躲出去。他还在她的身上乱抓乱咬，把春芽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遍体鳞伤的，经常躲在角落里哭。感叹着自己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越是这样，春芽的心越离牛家那哥三个越近。每当那哥三个来她家的时候，她的心就要飘浮一阵子。晚上，都睡着的时候，她总要想入非非，幻想着她的未来。可当她听到身旁旱娃发出的声音时，又觉得自己的苦日子没边，只好暗自伤神。

苦日子难熬，春芽的苦日子更是没边。世上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过多久，旱娃的病情突然加重，经过几天的折腾，不久后就去世了。埋葬了旱娃后，家里就剩下了春芽和老公爹两人。这春芽也是命苦，娘家早就没人了，根本没有去的地方。这每天在一块过日子，家里就是公公和儿媳妇，孤男寡女的又怎么过呢？就是相依为命，这公公和儿媳妇又怎么个相依法儿呀？春芽和老公爹一时都陷入了两难当中，谁也没有个好主意。弄得瘸老汉整天的唉声叹气，又没有出路。

但旱娃的去世，总的来讲还是给春芽带来了希望，使她的生活每天都充满了想象。她的心距离牛家这哥三个更近了，她期盼着有一天，能让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不知道怎么的，自从旱娃去世后，这牛家的兄弟好像一次也没来过。这让她心里很烦闷。

自古以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春芽正值灿烂年华。村里的二流子青皮，知道旱娃去世后，就没事总往春芽这儿跑。春芽一见到他

就想起当年母亲去世那天的情景，感念他有善良之心，心里对他没有恶感，反而倒有一股酸酸的情素。时间一长，二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青皮有时还趁机这儿摸那儿蹭地占她的便宜。这干柴烈火的凑到一起，难免要出越轨的事。瘸老汉看在眼里，心里很着急，因为在瘸老汉看来青皮不是正经人，这一来二往的，要是弄出了孩子来，自己怎么出去见乡亲们。

他一方面阻止青皮的到来，另一方面只好反复地嘱咐春芽，这青皮不是正经人，对青皮要注意，不要信他的花言巧语，免得上当受骗。可这青皮和春芽毕竟都是年轻人，正处在萌动时期，自然的吸引力，谁又能拦得住？瘸老汉心里也清楚，他们真要是有什么过分的事情，那是谁也拦不住的。从那春芽没事时总往门外张望的眼神中，瘸老汉已经知道他这小破房里已经关不住春芽那颗长草的心了。没多长时间，这事就成了瘸老汉的一块心病。面对春芽的处境，瘸老汉还是真犯了难。她走又走不了，留又留不住，这可让人怎么活？

2

这天大水又按照母亲的吩咐，来给魏老汉送鱼干。他一进门时，就叫了声大叔，那响亮的叫声，把瘸老汉惊醒了。望着大水这结实的身板，魏老汉的眼睛一亮。这瞎妈的三个儿子，个顶个的好，待自己就像亲儿子一样，要是能有他们来照顾自己的晚年，这不是现成的好事吗？他的脑子又活泛起来……只是不知道瞎妈的心里愿意不愿意，因为他知道瞎妈的心气高着哪，可你就再心气高，也没有人敢把女儿往你家里嫁呀？你那点身世全村的人谁不知道？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是，他就强撑着身子，跟着大水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白沙滩上。

瘸老汉是瞎妈在白沙滩上这么多年以来的头一个来访客人，他和瞎妈的谈话是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乡亲的。简而言之，就是瘸老汉把儿

媳妇春芽典给瞎妈做儿媳妇，瞎妈要让自己的儿子给他瘸老汉养老送终。瞎妈开始还不愿意，在瘸老汉的劝说下，不由得又想起自己这个特殊的穷家，村长这些日子都躲着他们走。在这荒凉野滩的地方，谁家的闺女肯上门呀？想起这三个如饥似渴的儿子，也就只好说：那要看看你家的春芽愿意不愿意？瘸老汉见瞎妈同意了，心里一阵欢喜，赶紧往家赶。

瘸老汉回到家的时候，春芽正在收拾院里的庄稼垛，他一进门，就把春芽叫到自己屋里。春芽心里琢磨着公爹找自己是什么事，是不是又要自己远离青皮呀？最近公爹的眼色明显不太好看。瘸老汉等春芽进来，把这一路上自己想好的话和春芽一说，春芽一听，心就狂跳起来，这不会是在做梦吧？开始还假装的扭捏一阵，但想起来自己的死鬼丈夫给自己留下的这个家，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每天都守着这个半残的老公爹，到什么时候是一站？又想起了大水他们哥仨的人品，在她的心里已经早就有位置了，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呢。更何况这也是自己如愿以偿的事情，自己的后半生也得有个着落呀？心里那个满意劲儿呀，就别提了。于是就起身收拾东西，赶紧和公爹来到白沙滩正式相亲。

瞎妈在瘸老汉走后，才恍然大悟，这才彻底明白了儿子们为什么都愿意去魏家。她把儿子叫到跟前，仔细地问了春芽的人品，三个儿子都正在如饥似渴地盼着母亲赶快同意呢，就都抢着对母亲讲了春芽的事。当母亲问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娶春芽为妻的时候，他们又都不言语了，因为他们的心里都已经早就有春芽了。是呀，哥仨谁都见过春芽，又都在心里共同地拥有春芽。若论年龄来说，大哥岁数最大，应该大哥先娶。可若论岁数，春芽和三弟年龄相当。一家人正商量不出结果来的时候，瘸老汉已经领着春芽进门了。

春芽涨红着脸，不敢看三兄弟，身子直往瘸老汉的身后面躲。瘸老汉介绍完后，瞎妈把春芽拉到自己的跟前，翻着瞎眼窝，用手在春芽的身上、脸上摸了个遍，最后她让男人都出去，独自和春芽单独谈了好

一阵。可她很快就发现，春芽对于人事一点不懂，当她知道春芽现在还是处女之身的时候，心里大为高兴。于是，就把男人们都叫进来，当着大家的面，让三个儿子给瘸老汉磕头，认了干爹，大家高高兴兴一起吃了一顿饭，瘸老汉心满意足地走了。

瞎妈虽然眼瞎，心可灵着呢，她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三个儿子都喜欢春芽。也是呀，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谁绷的住呀？晚上，瞎妈把春芽留在自己的屋里睡了。躺在炕上，瞎妈就和春芽聊起来，当她问春芽喜欢自己那个儿子的时候，没想到春芽却说都好，让瞎妈看着办。

第二天，大家是在气氛沉闷中度过的。晚上，瞎妈又问春芽，三个儿子她到底喜欢那个？春芽说三个都喜欢。瞎妈听了心里又困惑了。于是，瞎妈就把自己的身世和这个家的来由对春芽仔细地讲了，春芽听得都哭了。她也对瞎妈讲了自己的身世，瞎妈知道这也是一个苦孩子，二人紧紧抱在一起，瞎妈更喜欢春芽了。

本来三个大小伙子呆的地方，突然闯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来，肯定要给这白沙滩上带来不平静。三个男人的心都被这春芽拴住了，就是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也都在母亲的房间里，耳朵时刻在听着母亲房里的动静。晚上起来撒尿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总是往母亲的房间瞟，胆大的老三还趴在窗户那里往里面看。睡觉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着自己和春芽成婚的事情，都在做着同样的梦。

而这边房里的春芽的心也早就都投放在他们三兄弟的身上，虽然她还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是她的的那个人，可她觉得不管他们三人中是谁，都能让她满足。这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结婚的场景，新郎却是大水他们三个兄弟。他们三兄弟牵着她进了洞房，她给他们兄弟三人作了媳妇。她高兴得醒了，醒了之后，看到身边的瞎妈，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她很扫兴。她余兴未尽地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外的月光，听着瞎妈熟睡的声音。让大水、二水、三水的影像一个个地在她的脑海里过，

她感到无比的幸福。

可是，自此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瞎妈再也没提起给他们成婚的事。只是有时候追问三个兄弟是不是照看瘸老汉去？三兄弟都说干爹现在生活得很好，每天都还就着他们给送去的鱼干喝两口酒呢。闻听此言瞎妈就不再多问了，因为她知道三个儿子是肯定会照顾好瘸老汉的。事实上三兄弟也确实把瘸老汉照顾得很好，因为现在瘸老汉已经是满面春风、精神爽朗了。

而有一个人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可这个人却一直在关注着他们，那就是青皮。青皮在暗地里恨上了瘸老汉，也恨上了牛家三兄弟。这种恨完全是来源于他对春芽的喜欢，他发誓要夺回春芽，并且在时刻伺机等待着。

终于青皮等来了一个机会。这天中午，他划了一条船有意来到白沙滩转游，谁想正好撞上春芽在河边洗衣服。春芽的身条和裸露的乳沟，在挑逗着他的激情。他神情飘然地把船靠在一个河弯里，上岸悄悄朝春芽靠过去，突然从身后将春芽抱住。春芽被他吓了一跳，看清楚是青皮，她的神情才镇静了一点。但她还是要青皮赶快松开，说有人过来了。青皮见她反抗不激烈，就更加有恃无恐地乱撕扯起来，一会儿工夫就把春芽的衣服给剥下来，并把她按在河岸上。

争执声和叫喊声，引来了大水。大水远远地见有人欺负春芽，就大叫着跑来，见大水过来，吓得青皮连滚带爬地上船跑了。大水见青皮划着船远去，就把春芽从地上抱起来，她的衣衫已经不整了，浑身都是泥土。春芽见是大水来了，就委屈的地趴在他的肩膀上哭了。大水抱着她在河边的水里，给她洗干净身上的泥，春芽就势把头扎在大水的怀里，大水把他抱得紧紧的，把她抱到岸上的草坪上。刚放下她，她又就势把大水抱住，这时大水看着她的眼睛，再也坚持不住，也把她紧紧抱住，二人滚在一起。一会儿，二人就扒光了对方身上的衣服，他们赤裸的身体淹没在草丛中。白色的肢体，绿色的草坪，翻腾一阵过后，就平

息下来。二人起身走的时候，在绿色的草坪上，留下了一片鲜艳的殷红。

自这天以后，大水感到很兴奋，经常和春芽出去约会，经常来河岸边的这片草坪上，每次都是春芽以洗衣服为借口。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只是瞎妈感觉她的衣服最近洗得有点频繁，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瞎妈问了两次，春芽总是说每天的衣服要每天都洗一下，免得放出味来。不久，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二水发现了，那天二水见春芽出去洗衣服，正好没事，就跟上了她，想和她聊一聊。结果他就发现了她和大水之间的事情，二水为此对春芽很是不满，经常用一种怨恨的目光看她。春芽心里很不舒服，总有一种对二水的歉疚感，总想等个机会回报他。但她也为了不使二水和三水难受，就再也没和大水去过岸边。

时间就这样过着，光阴荏苒，又过了一些时候，就在大家都平淡地生活的时候，岸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事情，真的是天地起了变化，像青皮这种人，很快就成了人中之龙，成了村里造反派的头头。紧接着，就听说瘸老汉被人揪斗，领头儿的就是青皮。瘸老汉被人拉着在游街示众，头上戴着高帽子，说他在日伪时期给日本人干事，是个大汉奸。青皮还要牛家三个兄弟上岸和他划清界限，揭发犯罪分子的罪恶行径，并要他们交出被他们霸占的贫下中农女儿春芽。母亲告诉三个兄弟，春芽哪里也不去，并要他们谁也不许上岸，都在白沙滩这岛上待着。对于三兄弟的不理睬，青皮很恼火，于是，青皮带着人上白沙滩来，他要带走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姐妹春芽。结果人没带走，自己也被三兄弟给打跑了。可是春芽被吓得躲在房间把头扎在瞎妈的怀里直哆嗦。青皮还不罢休，又让人在岸上安装了大喇叭，每天都对着白沙滩叫喊，要他们上岸接受改造。并号召村里的人，展开一场迎接阶级姐妹的运动，可村里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号召起来。于是，他大骂村里人阶级觉悟低，就把气都出在了瘸老汉的身上。

在中秋节这天，瞎妈让大水给瘸老汉送点儿吃的去，大水还没动身，二水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岸上传来了瘸老汉自杀的消息。春芽听